

年

卷

期

13

5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第 一 次 一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5 (161) January 30, 1926



第 一 十 三 卷 第 五 期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商務印書館精印 名人書畫

搜羅名人書畫
真蹟採取佳紙
精墨照相影印
不失原來精神

名人書畫

已出二十五集

中國紙

元四角
元三角
元二角

外國紙

元四角
元三角
元二角

名人書畫扇面集

九集每集 一册 一元五角

唐閣立本帝皇圖真蹟 一册 一元五角

天籟閣木人畫册

一册 三元

禹之鼎人物真跡

一册 一元

費曉樓仕女精品 三色版

一册 二元

十八應真聖像

一册 一元八角

陳老蓮畫册

一册 一元二角

錢謙江陳南樛書畫合册

一册 一元二角

王椒畦先生詩畫

一册 一元四角

(上列各種除註明銅版三色版者外餘均用珂羅版印刷)

奚蒙泉詩書畫册

一册 二元二角

藍田仿梅道人山水卷

一册 二元五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

一册 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册

一册 一元二角

吳昌碩花卉畫册

銅版 一册 五角

吳待秋畫稿

一册 一元八角

清於女史仿宋人花果 真三色版

一册 八角

南樓老人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戴醇士山水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姚梅伯題任渭長人物

銅版 一册 六角

吳昌碩花卉

銅版 十二幀 六角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一册 一元

編者的報告

本期把古城得寶錄結束了。稍停幾期。再登很好的長篇。從頭登起。

承讀者的盛意。投來的稿子很多。感謝得很。除了已經留用的專函答復而外。不用的。暫時保存。原附了。退還信封貼足郵票的。必分別寄還。（除了勁風先生經手收的）不附郵票的。恕不寄還。

從第一期起。校對是很認真的。但是錯字還恐不能免。偶有一二錯字。想讀者自能辨別得出。不必一一更正。只有第一期『隱語詩考』裏。有一個錯字。有更正的必要。

隱語詩考第二面。下半面第九行。『題』隱『題』。應作『題』隱『啼』。特爲在此把他更正一下。下一期小說可以預告的。是編者的『哭』及野鶴的『一件制服』。雜文可以預告的。是編者的『隱語與神話』及『明州遊記』續稿登完。

□ 小說世界 第五期 第十三卷 目錄 □

封面	插圖
西湖冷泉亭	活潑潑的狗與活潑潑的球(彩色) 迦因小像 鄭延平王及金針夫人畫像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贈券

胡寄塵

紅緯帽……………包天笑

舞衫……………江紅蕉

情與禮……………春夢

明州遊記……………胡樸安

新送郎歌……………筱波

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胡寄塵

兩宋小說史略……………含涼

茶花女(劇本)(續)……………徐卓呆

古城得寶錄(續)……………天游

白 補

木蘭

桃花(小詩)

小說中之零星文字

池水浴(小詩)

冷巢集定盦詞



宴會之後閣下欲免胃不消化或肝經失調膽汁不和或夜多惡夢者即需取服紅色清導丸一服百病消散於無何有之鄉矣蓋

宴

會

之

後

諸君欲
服用

清導
丸否



和或夜多惡夢者即需取
每飯後服用清導丸一粒
能滋助消化如臨睡之前
吞服清導丸二三粒則晚
間睡時藥性運行能使腸
胃潔淨次日早晨即能通
暢大便矣江蘇吳江縣知
事公署陳應鈿先生來示
云鄙人幼年胃弱飲食稍
多即覺肚腹絞痛須大便
後其痛始止但有時大便
閉結二三日始行一次因
是腹亦隨之而延長且
每大便燥結異常肛門爲
之腫痛遵家父之命試服
清導丸大便遂通暢有序
前病霍然近來食量增加
康健倍于疇昔銘感此丸
功效神速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
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
瓶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球的潑潑活與狗的潑潑活

著名小說迦因小傳中之主人(迦因)



中國民族史上之重要人物
 (鄭延平及其夫人)



按此爲福建鄭安鄭氏宗祠藏畫像。外間流傳之鄭成功像。不同。記者一。

贈券

胡寄塵

(一)

一個游藝會裏的籌備員李先生。向又一個籌備員黃先生道。我們的遊藝會。在上海可算是從來沒有過的。

黃先生道。這個自然。可是我們籌備也太辛苦了。旁的不要說。單說贈送各界名人的優待券。也發出六十多張。昨天忙了半夜。纔把信封寫完了。今天一早交給茶房分別送出了。

李先生沈吟了一回。說道。六十多張。還怕有遺漏罷。

黃先生道。大約各界的名人都有了。此外都可以不必送。他們要看。請他們自己買票罷。

黃先生一面說。一面將那贈送優待券的清單。拿給李先生看。

李先生接過來看時。第一人就是方異之先生。下面注的通信處。卻有兩個。一是本埠中國報館。一是

吳淞中華藝術研究會。

李先生就問道。爲甚麼要開兩個通信處。

黃先生道。就是一處送一張。因爲我們的會期。就是後天。這位方先生的行止沒有一定的。這三天以內。他不到報館裏也說不定。他不到會裏也說不定。我們不知送往那裏。他纔可以在開會前看得見。但是兩處各送一張。總有一張可以看見的。

李先生道。你辦事很能幹。但是萬一在這三天內。兩處所送的贈券。一處也看不見。如何是好。所以我的意思。不如再送一張往他家裏去。比較的更好些。

黃先生忙道。不錯不錯。但是茶房已經出門去了。等他回來了。再補送一張罷。

李先生道。他的住址。你知道麼。

黃先生道。靜安寺路靜安里。那個不知道。倘然連他的住址也不知道。怎麼可以做這個遊藝會的籌備員。

李先生笑了一笑。又看了一回名單。指着一個姓仲的說道。這位先生。可以不必送罷。如他也要送。那

麼應送的人很多了。

黃先生皺着眉說道。他老早寫信來討過的。不好意思不送。

李先生不做聲。只隨手拿一枝墨筆。把他的名字塗掉了。一面說道。這回已經送出去了。沒有法想。下次再開甚麼遊藝會。贈送優待券。還須拿這個單子做標準。不如趁此把他塗掉。免得後來再亂送了。

(一)

一個影片公司裏的職員江先生。向又一個職員何先生道。我們的新片『落花夢』試映。那觀覽券可送出去多少張。

何先生道。差不多九十張。

江先生道。方異之那裏送過幾張。

何先生道。四張。

江先生道。正好。前天秋星公司。送他一張。未免太少了。而明華公司送他十張。也未免太多了。

何先生道。正是。我和好幾位同事商量過。覺得太少太多。都不相宜。只有這個數目正好……我們固

然不能不送。其實他那裏有工夫來看。他又要教書。又要辦報。況且近來又忙着學崑曲。聞說最近又預備嫁女兒。無論如何。他是決計不來看的。但是我們卻不得不送。

江先生道。正是。倘然不送。就要得罪他了。聞說中央舞臺新編的『女神』開演的第一天。忘記了贈送優待券給他。他就大發脾氣。後來還是中央的老板。託人向他道歉。纔得了事。

何先生道。那中央辦事的人也太糊塗了。

江先生道。自然是糊塗。就像我們不會辦事的人。對於他總不會忘記的。聞說中央那辦事人是吃醉了酒。匆匆的開了一個贈券名單。竟會把他遺漏了。真是笑話。

何先生笑着說道。真是笑話。

江河兩人正在這樣的說着。忽然一個茶房走過來問道。劉先生打電話來問。我們的觀覽券。能不能送他一張。

江先生道。那個劉先生。

茶房道。就是常常到這裏來的劉子才先生。

江先生沈吟了一回。一言不答。

茶房催道。怎樣回答他的電話。

何先生道。你說我們都不在公司裏。等我們回來了再說。

茶房管他去回電話。一面走一面埋怨劉子才道。你要觀覽券要不着。害得人家替你接電話忙殺了。

(III)

方異之先生在他的家裏。一面端着碗吃晚飯。一面望着桌子上放的一大堆入場券請帖……之類。向他的女書記說道。這些都是剛纔送來的。你把他點一點數目。保存起來罷。

女書記含笑領命。點了一點。報告道。一共二十一張。

方異之道。你把他保存起來罷。我那裏有工夫應酬他們……不過你一定要保存好。不可遺失了。因爲五年以來。上海各種的遊藝會。展覽會。新編的名劇開演。新映的影片試演……總有一張贈券給我。從來不曾缺少過一次。我把他收藏起來。也從來不曾遺失過一張。因爲你新來。怕你不知道。所以向你說明白。

(四)

女書記回到書記室裏。急得面上發紅。向方先生的女兒問道。方先生這些都要保存麼。昨天大方公司送來的贈券。我以爲過期無用。已把他丟入字籠裏去了。如何是好。

方先生的女兒慢慢的答道。不要緊。你只管說保存着就是了。他那裏有工夫來查點呢。

(五)

第一節裏所說的那姓仲的。接到一張優待券。很歡喜的說道。一封信居然有效力。券已送來了。

(六)

第二節裏所說的那劉子才。這時候打第二次電話問道。你們何先生江先生已回公司沒有。(完)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袖珍小說

◀ 元二價定册十二部全 ▶

世警	情言	偵偵	偵偵	偵偵	情言	偵偵	偵偵	偵偵	想理
中山狼	海棠魂	青酸毒	傀儡美人	玫瑰花下	羅仙小傳	三名刺	三疑案	狡獪童子	易形奇術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偵偵	會社	學科	情言	怪神	情言	偵偵	偵偵	學科	俠義
狡兔窟	蠹情記	幻想翼	銀鈕碑	黑衣教士	五里霧	一聲猿	怪醫案	薄命花	行路難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紅緯帽

天笑

當張古漁先生每次搬家的當兒。在許多箱籠什物的中間。總夾着有一件凸字式的帽箱。這個帽箱。表面是用藍布糊着。沿邊卻用極細的泡頭銅釘釘着。像是很結實的。裏面卻是絨裏子。安安穩穩放着一頂元青大呢深簷。頂上是大紅帽緯。還裝着一個水晶頂珠的前清暖帽。這個帽箱。現在是用不着開了。但又捨不得棄掉。所以每次搬家。這個背了時的帽箱。還是跟着他的主人。雜在他同伴的各種箱籠中。從舊屋子喬遷到新屋子裏來。不會把他中道捐棄。

這個紅緯帽。在終年永不見天日的時候。卻每年也至少有一次露臉。就是在每年春夏之交。張古漁先生的夫人。把所有衣物。向初夏的驕陽。攤開來曬時。這個紅緯帽。便從他永遠幽閉的帽箱中。露頭

角一次。他因韜晦已久。這一次露臉。好似要顯出他的精神。第一是他那個水晶頂珠。被日光一照耀。真個是晶光四射。好比現在出風頭的時髦太太手上的金剛鑽指環一般。其次便是帽上的紅緯。那大紅顏色。已經是刺激人的眼睛了。再加陽光一照。越顯出他的色彩來。再其次。便是他烏黑的呢帽簷。也自有他的一種精彩。

在曬這紅緯帽的當兒。要是張古漁先生在家。對於這個紅緯帽。不免總有歎息低徊之意。總要把那水晶頂珠旋旋好。再把帽上的紅緯梳理一下子。好似久不相見的老友一般。尤其是張古漁的小兒女。他們是不常見這種帽子的。他的小兒子四官。便把這帽子頂在頭上。自己喝着道。官來了。官來了。他的小女兒三官。便問爸爸。這帽子幾時纔戴呢。那個亮晶晶的水晶球兒。倒好耍子。張古漁就開露天演說。告訴他們。這是前清朝代的制帽。到了民國時代。便不用這個了。從前凡是有什麼大典禮。都要戴這個帽子。譬如像上朝、見官、審官司、拜客。都要戴這個大帽子。其餘像喫喜酒、拜壽、吊孝等類。也要用着他。那個水晶頂珠。表示品級之意。一品、兩品、三品、四品的排下來。戴這水晶頂珠的便是五品官兒。你們祖父做過知縣。戴這水晶頂珠。我也是五品頂戴。也戴這水晶頂珠。他的小兒子四官道。爸

管只有五品嗎。太太小。依我說。至少總要做個十品。不知道十品是戴什麼頂珠的。不是戴翡翠頂珠嗎。瑪瑙頂珠嗎。張古漁笑道。胡說胡說。到九品爲止。沒有十品。頂貴的是一品。人稱爲一品當朝。戴的是紅頂珠。說話中間。張古漁夫人來了。

他夫人是一個性子最爽直的人。見他們正在對着那頂紅緯帽。上下古今。追述他的歷史。便道。這個撈什子。正費人手脚。到此刻。一點兒沒有用。卻占了一個地方。本來我們房子很窄隘的。又被那些無用之物。占了地方去。搬家的時候。也一樣的搬來搬去。空費了許多車運費用。到了曬衣服時候。一樣的也要曬他一曬。這不是多費人手脚嗎。張古漁道。雖然討一些手脚。到底是個歷史紀念物咧。我第一回戴這紅緯帽時。正在縣考的當兒。我年紀只有十三歲。一考就是一個案首。進場覆試。他們說就要戴大帽子。這是那個紅緯帽初次上頭。無如我的頭小帽子大。很不得勁兒。那天正是在嚴冬。下的一天大雪。在半夜裏起來聽點名。只冷得索索地發抖。我們的先生。送我的考。怕我凍壞了。把一隻風帽。戴在裏面。然後再把那個紅緯帽。戴在外面。這個情狀真好看咧。那個知縣。倒並不噴怪。叫上去問長問短。後來還要教我認他爲老師。這是第一回戴這紅緯帽的歷史。到如今永遠不忘的。他的小女

兒問道。爸爸那時戴的什麼頂珠。也是這個水晶頂珠麼。張古漁道。當童生的人。那裏有頂珠戴。這時紅緯帽上沒有頂珠。只有一個頂攀。張古漁夫人道。好了。演說終結了。老子和一羣孩子。站在大毒日頭裏。怕要生瘡癩。要講帽子歷史。還是到屋裏來講吧。

有一天。這紅緯帽忽然交起好運來了。原來張古漁的一個大兒子。在一家中學校裏念書。這家中學校。常常發起娛樂演劇等事。便在這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日。發起演劇。學生們組織了一個演劇社。公舉張古漁的這位大世兄。爲演戲主任。這一齣戲劇中。是清代衣冠。有一個人。扮着前清的知縣。正要戴着紅緯大帽。水晶頂珠。他想別的東西。還要去設法。這樣東西。我家裏現在的便有。吾父親本來常常的演說他的歷史。吾祖父就是前清的知縣老爺。大概那帽子便是他的遺物。吾母親常常的討厭他。說這已經成爲一種廢物了。別的東西。都可以改造。譬如從前外套。可以改馬褂。從前的箭衣。可以改袍子。從前的朝珠。可以改外國女人的頸飾。紅的可以改小帽子上的頂珠。從前的花翎。插在桌上的花瓶裏。可以做裝飾品。現在還可以做髮邊花上的花鬚。翎管也可以改做香煙管。從前的補服。現代已經有許多人改爲手提囊了。單單這個紅緯帽。實在沒有辦法。如今卻也有用得着他的

日子了。他回到家裏。遇着他母親。開了這個帽箱。捧出這頂終年不見天日的紅緯帽來。先是自己戴在頭上。和他的小弟弟小妹妹閱了一黃昏。小妹妹道。哥哥你是一個官。小弟弟道。不他是一個知縣老爺。到了明天。一早起身。戲劇社演戲主任的哥哥。捧了這帽子上學校去。大家都說這個帽子正合式。

但是只有這一回。以後就沒有再借重他過。便是這一齣戲劇。往後也沒做過。張古魚的大世兄。也由中學校升到大學校去了。這紅緯帽依然在箱籠之間。占一個地位。依然在春夏之交曬各種衣物時候。也一樣的把他在日光中曬過。也安放了樟腦丸等等。怕他被蛀蟲等蛀壞。如是過了幾年。有一天。張古漁先生不在家。門前一個舊貨換磁器的擔子。正提起了喉嚨喊道。『可有破銅爛鐵、舊棉胎、舊衣服。拿來換碗。』可有舊鞋子、舊帽子、舊報紙。換碗。』張古漁夫人心中一動。想我正因爲被四官打碎了一幢飯碗。現在飯碗也不够用了。本來就想去添置幾隻。喚這換碗的進來。倘然有合式的飯碗。把些用不着的舊東西。換幾隻飯碗使用。這不是化無用爲有用嗎。他命張媽喚進那個挑換碗擔的來。果然一擔都是各種的磁器。張古漁夫人在他的飯碗部裏。檢定了幾種飯碗。覺得還可以用的。就

要想到用什麼東西。可以給他換。正要尋取舊物。一擡眼就瞧見那個凸字式帽箱。他便開出帽箱。把這頂紅緯帽提出。連那個水晶頂珠。從樓窗上丟下去。說這個大帽子給你吧。至少可以換十隻飯碗。那個換碗的是一個紅鼻子鬍鬚頭。把那隻從前大出風頭的紅緯帽。接在手裏。正面看。側面看。翻轉去看。拉開來看。只是皺着眉。搖着頭。說這個東西。太不時髦了。不值錢。不值錢。可憐啊。這個很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帽。被那個換碗的人。在手裏顛來倒去。帽上的紅緯。紛亂得不成樣子了。一個水晶頂珠。被他那雙污穢的手。左捏右捏。已經捏得闌然無光了。張古漁夫人道。你究竟要不要。別只管把他弄髒了。換碗的道。太太。你加上別的東西。這大帽子。也就饒上吧。否則這帽子太不值錢。張古漁夫人道。你只瞧這個水晶頂珠。也很值錢呀。換碗的道。有什麼用。只好穿一根繩子。做窗簾上的墜頭用。張古漁夫人尋思道。攔在我們家裏沒有用。他拿去也未必有什麼用。就添些東西。給他換幾隻飯碗。那倒是實用。唉。留在家中。不過充遺老的幌子罷了。卻忘了飯碗問題的實用。

這個交涉辦妥。飯碗已入了張太太的碗櫃中。這個紅緯帽。可憐已永永辭別了幾十年的舊主人。永永辭別了從前凡有大事便把他頂在頭上的老主人小主人。永永辭別了這個相依爲命的凸字形

帽箱。那個紅鼻子鬍鬚頭的換碗老人。把這頂水晶頂珠的紅緯帽。蟲在他的碗擔頭上。一路搖搖擺擺而去。這紅緯帽已入於繁華的市街中。然而這是一個失意的露臉。這紅緯的紛亂。好像披散了頭髮。水晶頂珠的閃光。便似一顆大淚珠。

這紅緯帽從換碗擔上。後來漸到了一家舊貨攤上。這舊貨攤的主人。剛收到這紅緯帽的時候。倒很看得起他。把他紅緯梳理的齊整。把那個水晶頂珠。也擦得很亮。底下再墊了一個古磁的帽架。雖然和那些破銅爛鐵等混在一起。但是地位就很好。行人走過那個攤上。往往注目而觀。只是舊貨攤上的同伴。常常被顧客攜之而去。舊同伴去了。又換了新同伴來。只有這個紅緯帽。竟沒人顧問。至多有人向他行了一個注目禮。便掉頭去了。所以他自從到了舊貨攤上以後。每日只是「不語對斜陽。」那貨攤的主人。也不像以前的另眼相看了。帽子底下的古磁帽架。那天也賣去了。他在舊貨攤上崇高的地位也失去了。雜在許多醜陋的破草帽爛毡笠之中。又經了雨淋風吹。紅緯已經變成黃色了。水晶頂珠上有了一個裂痕了。這個紅緯帽正是憔悴不堪了。

可憐他的主人張古漁。直到了三個月以後。由他們小女孩子偶然說起。那個帽箱裏已經空空的了。

那頂紅緯帽被媽媽拿來換碗了。張古漁方纔知道。便和他夫人大鬧。說這頂紅緯帽。雖然沒有用。卻是吾家的紀念物。我們老太爺和我都戴過這個帽子。我們一輩子忘不了他。好似一個有功的僕人。雖然他如今失了時。也須養他的終身。怎麼輕輕的把他丟掉。他夫人也不相讓。說這不是一個人。這是一件東西。既然是沒用的了。還要他何用。你不在家裏。我把你的姨太太攆出去送人了。你回來和我大鬧一陣子。這還有些兒價值。這不過是一頂無用的帽子罷了。也值得如此生氣。這紅緯帽是前清的遺物。你留他在家裏。不過做一個遺老的幌子。我把他換了飯碗。這是趨於實用主義。還是你的遺老幌子好。還是我的飯碗主義好。

張古漁先生說不過他夫人。只好默默的不做聲。但是心裏總忘不了那頂紅緯帽。又過了三個月。有一天。張古漁先生很歡喜的。從外面回來。原來他已從舊貨攤上將那頂紅緯帽找回來了。

雖然是憔悴得不堪了。却還是那頂原帽。帽裏面張古漁親筆寫的字。分明在那裏。張古漁把他整理了半天。依舊深深的放在那個凸字形的帽盒裏。一面很快樂的對他夫人道。今天把他找回來了。他

夫人就問他道。費了少錢買回來的。古漁道。那賣舊貨的老人。並不知道是我的故物。所以很便宜。只費了大洋三元。不然。怕他不要大敲我一下。張古漁這樣的說着。說得他夫人也笑起來了。從此張古漁贖紅緯帽的笑話。就鬧得人人皆知。

.....

有一天。張夫人的女友。和張夫人談起此事來。就不免譏笑張夫人。說他爲甚麼嫁了這樣的一個古董丈夫。

張夫人慢慢的答道。這個古董丈夫。正是多情的人啊。你看他對於一頂沒用的紅緯帽。尚且如此。何況是待人呢。何況是待妻子呢。從這一點。可判定他是個多情的人。凡是女子。那個不願嫁個多情的丈夫呢。

(完)

木蘭

(螺屋雜詩)

木蘭從軍事。流傳人口。究竟木蘭爲若何人。疑問甚多。今有人詳考之。謂木蘭二字。係沐簡二字之誤云云。蓋沐簡爲當時之姓。若木蘭則非姓名也。此說竊未敢信。木蘭卽其名。蓋以木名爲人名。如焦仲妻爲蘭芝是也。木蘭二字。見於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墮露。後之女子取以爲名。是極尋常之事。故吾以爲木蘭爲名。而姓則不可知矣。或木蘭本無其人。作詩者之寓言也。故又傳木蘭姓花。花字卽從木蘭二字得來。

合浦珠傳奇

(分二角一册一)

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暱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卽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蜀鵲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諷諧處能令人解頤。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

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
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
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
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
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
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
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
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
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
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六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
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
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

小說考證續編 二册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
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
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五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
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一元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
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舞

衫

紅

蕉

桑太太把剪鞋面的一把剪刀。向桌上一丟道。你們是冤家麼。冤家也要走走開的。怎的你們老是這麼像仇敵一般呢。你們都是女孩子。將來都得嫁人。總分得開的。何必這麼過不去。我也年紀大了。我眼睛一閉。兩脚一伸直。瞧你們還向誰去發脾氣。你們瞧楊家媽媽死了。楊先生續絃以後。兩個女兒苦不苦。有我這老骨頭掙在這裏。件件都給你們設法。這麼的福氣。好好的不要折了罷。我們做女孩子的時候。有你們這麼享福麼……桑太太一壁說。一壁還是埋頭細針密縷的製一雙鞋。這鞋因為他的大女兒芸蘭小姐明天星期一。學校內要開同樂會。他擔任了跳舞。所以替他特製一雙軟底金色綢的舞鞋。起初做了一雙是韋陀金鞋面的。誰知芸蘭小姐不合意。所以桑太太又另外到零剪綢緞店去找到了一種印度軟金緞回來。給他重製。偏偏芸蘭與他的妹妹文蘭。爲了一些小事。爭論起來。桑太太氣鼓鼓的說了這一套氣話。不留神又把鍼刺痛了手指。鮮紅的血。沁沁而出。他也沒有知

道。依舊一針針的製着。待到那血染上了鞋面。方始覺得。急忙站起身來。放下鞋面。去拿濕毛巾來揩拭。誰知越揩越有痕跡。急忙又去找了揩跡藥水來擦。血痕固然是沒有了。但是鞋面上却已留了一個澀色的痕跡。桑太太所買的料並沒有得多下來。除非再出去買了換製才好。但是向他們父親去要錢。是何等的難事。心中又恨自己不留神。又可惜這雙鞋面。又怕芸蘭穿不出去。即使穿了出去。也不能出風頭。因此十分難過。這時芸蘭已走到亭子間睡在牀上去哭了。文蘭也由李媽媽勸到客堂去坐。都不在這裏。桑太太一個人想想。也着實自怨命苦。不知不覺的在老花眼鏡框下。滴下幾滴眼淚。鼻孔裏的清水鼻涕。漸漸的涎向鼻尖。搖搖欲滴。他也不知道。約摸有五秒鐘的光景。這一滴鼻涕。終脫離了鼻尖。滴在他的手背上。他方始覺得。便把腋下插在衣鈕上的手帕。扯下來揩拭。索性把溼痕也揩乾。依舊埋頭縫製鞋面。瞧瞧鞋面上的溼痕。總覺不妥。便叫女傭阿金去拿電氣熨斗來熨。偏偏阿金出去了。便又叫張媽。張媽剛在下房洗脚。凝神一志的在那裏洗右足大拇趾上前天踢碎的傷痕。沒有聽得桑太太叫喚。其實桑太太的喉嚨很輕。他自己以為是狂喊高喚了。却還及不到喉嚨響脆人的隨便開口聲音啊。他叫喚了一陣。一個也沒有答應。他便喚李媽。誰知李媽又出去買熱

水給文蘭洗臉。也不在家。桑太太歎了口氣道。樓下的人都死盡了。一個挺屍也沒有。不知挺到那裏去了。說着放下了鞋面。自己到房裏去取熨斗。拿出來插上撲落。細細的把鞋面熨着。不打緊他剛才罵女傭們的話。女傭們是沒聽見。却被芸蘭與文蘭都聽去了。誤爲指桑罵槐。便格外傷心起來。哭個不住。但是桑太太一心在鞋面上。也沒有知道。

軟金緞經了很熱的熨斗以後。金色變了深黃。好如醬薑的顏色一般。全副精神對付的一隻鞋面。已要不得了。桑太太心裏又肉痛錢。又怕被芸蘭知道。只得再出去買鞋料。這時已下午四點多鐘。因爲這一種軟金緞。只外白渡橋一家印度店裏有得賣。但是他們五點鐘就要休業。所以心中更是急促。急急忙忙把髮髻略略梳刷了一梳。洗了一個臉。匆匆穿上裙子。趕到那裏。誰知剛剛關門。無可如何。只得先施永安大綸九綸各家去找。却都沒有這種貨色。後來好容易買到了一塊銀色搭夫綢。每尺四元一角。要五尺起碼。少了不肯剪。身邊錢又帶得少了。要回家去取。但是一想家裏也沒有錢。要是向桑先生要錢罷。桑先生一定要駁斥不允的。一時又沒借處。不買罷。又不行。買罷。錢不殼。就算買了。做一雙鞋子。也要不了五尺料。多下的料。又做不殼衣服。只得仍做鞋面。平時老是穿這一種料。

的鞋子。芸蘭也決不要的。或者給文蘭也做一雙鞋子罷。料想芸蘭又不肯與妹子雷同。左思右想。躊躇得非常。後來決定索性多買兩尺。除做鞋面外。只給芸蘭做一件衣服。七尺料要二十八元七角。身邊只有十二元。還缺少十六元七角。要是各處去設法借到。也許這裏店又要關門。今夜是買不到了。沒有法子。瞧瞧自己臂上。戴着一隻金鐲。只得將下去當。但是他生平也沒有踏到過當舖的門。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當舖。先在當舖的對面水門汀上走去。望着當舖的招牌。勇往直前的走去。可是一走到相近。想穿過馬路到當舖了。心裏便別別的跳個不住。四面瞧了一瞧。又沒有熟識的人。却仍不敢走過去。亟亟的退回原路。約摸走了十餘步路。一想今天無論如何。是要進一遭當舖了。不進是無法買料的。不過我活了這幾十歲。難道便忍辱進當舖麼。萬一被熟人闖見。面子可不丟盡麼。我一個入面子還小。桑先生是場面上的人。他的臉擱上那裏去。文蘭芸蘭在學校裏。要是被同學知道他們的母親上當舖。教他們置身何地呢。還是到別處去借罷。十六七元總有借處。不致失望的。因此他又向原路走了幾步。却盤算去向誰借。怎麼樣的措詞。却也很費躊躇。覺得向人去借。也沒有十分把握。萬一借不到。或者借到而已過時間。店打了樣。（打樣係店夜間閉門休業之名稱）不是都無效麼。並

且向人去借錢。也是失面子的事情。與其失面子在親友。還不如秘密去上當舖。我只要留意一些。揀一個冷靜時間。溜進了當舖大門。便不怕了。主意決定。仍迴身向當舖走去。走到了一家當舖的門前。聽見旁邊恰巧是一條弄堂。他想與其立在當舖門口。不如立在弄堂口。便站到弄口去。誰知這一條弄裏面住的都是雉妓。出入的人很多。桑太太漲紅了臉也不敢瞧人。再一想我已是一個老婦人。並非年輕女子。怕什麼呢。心裏便略定了一定。誰知一會兒又走過一個男子。對桑太太細細瞧了一瞧。瞧得桑太太毛骨悚然。覺得這人似乎是桑先生的朋友。心中立刻如小鹿在裏面撞着一般。羞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後來一想老是這麼等候沒有人走過。只怕要等到八九時以後。當舖也要關門了。便咬緊牙子。奮勇的直走進當舖。走到高櫃台邊。伸手把金鐲遞上去。比宣告死刑還要難受。朝奉先秤了一秤重量。問他要當多少錢。他也不知應該說多少。便回說隨便。朝奉道。四十元殼麼。他點點頭。朝奉便高喊道。王……赤金鐲一隻。一兩三錢三。四十元……一會兒把四張十元鈔票和一張當票遞給了桑太太。桑太太急急忙忙先把當票袋在貼身的絨布衫口袋裏。把鈔票放在錢袋裏。匆匆的走出當舖門。好比多年的囚犯。忽然特赦出獄一般。跳上黃包車。命他快快向大馬路跑去。方才覺得

身上和頭上涼快了一些。原來在當舖子裏出了一身大汗。他自己也沒有知道。

他果然剪了七尺銀綢。又覺得文蘭太苦。好久沒做新衣服了。便又揀一種咖啡色的軟緞剪了一件料。再配了兩件衣服的花邊。四十元却只餘八元幾角了。又想橫豎這筆錢用在他們身上。便又去買了水鑽。預備釘在舞鞋上。可以格外的光耀奪目。

誰知與匆匆的回家。桌子上的一雙鞋面。已剪得粉碎。便問是誰剪的。大家不敢作聲。隔了好久。芸蘭帶哭道。我不穿這勞什子的舞鞋。我明天也不到學校裏去跳舞了。桑太太聽着。氣得呆在那裏。也說不出話來。半晌。方始歎了口氣道。好端端的事情。何苦這樣鬧呢。我弄壞了也值不得這樣生氣。我如今已買了新料來咧。你瞧着呢。如今買的。比這金緞還好咧。芸蘭聽也不聽。掉轉身子。直向亭子間走了進去。往牀上一睡。桑太太心中是很生氣。但是又怕芸蘭過份生了氣發病。所以也不敢再說什麼。只拿了新買來的料到亭子間去。送到牀上給芸蘭瞧。價錢多少和進當舖的話。一概不說。只問他多下來的料。你想做件什麼衣服。芸蘭方始回嗔作喜。細細的看了幾次。却又嫌花邊配得不好。不要做。桑太太道。花邊不合意麼。容易得很。你明天自己去配過便了。還是做件駱駝絨襖呢。還是把灰鼠的

換個面子。芸蘭道。這種面子。家常穿都不配。桑太太道。家常你舍不得穿。出客穿便了。云蘭道。你早幾天買便得了。如今才買。也來不及做。真是可惜。皮襖駱駝絨襖。今夜都來不及做的。桑太太道。那麼你想做什麼呢。芸蘭道。我想倘然把這料做一件短的單斗篷。披了跳舞。一定很好看的。桑太太道。單斗篷麼。今夜趕起來。或者來得及。不過這麼一件料做了斗篷。太可惜呢。芸蘭道。你既嫌可惜。不做也好。你去退還了店家罷。我不穿了。桑太太忙道。我替你做。我替你做。

桑太太立刻裁剪。先把鞋子用漿糊黏上一層薄裏子。叫阿金用熨斗熨乾。鑒於前車之覆。不敢再熨正面。專在反面熨。約摸熨了一小時。方始乾透。桑太太自己便裁製斗篷。一會兒又開夜飯了。芸蘭盛了一碗粥到亭子間去吃的。文蘭已睡。絲毫不吃。桑太太一個人胡亂吃了兩淺碗。抹抹嘴便做。忽又想起文蘭定製的一雙皮鞋。約定八點鐘去取的。便命李媽趕速到西門小菜場去取鞋。又命張媽到王司務那裏催兩件旗袍。張媽李媽也無暇吃夜飯。領了車錢奔出去分投催取。

一會兒桑先生回來了。桑太太聽得敲門。忙把剪碎的鞋面與衣料藏開。只把鞋面放在外面做。桑先生登樓。一眼便瞧見銀綢的舞鞋。便問怎麼一會兒金的。一會兒銀的。究竟要製幾雙呢。桑太太撒謊

道。他的金面舞鞋。被一個同學所愛。所以把這銀綢料給他掉換。還是銀綢料貴呢。桑先生一聞是和家人家換來的料。也不作聲了。

舞鞋趕成。已一點多鐘。這時桑先生已睡熟。桑太太方始把斗篷取出裁製。這時張媽李媽。都已往牀上休息去了。芸蘭文蘭却尚未睡着。桑太太親自拿給他們去試穿。又找套環鈕子。耗了一個小時的光陰。

桑太太覺得單斗篷在冬天穿。總不甚好看。便又找出了自己一件舊銀鼠背子。命阿金把銀鼠拆下。割了很闊的皮好幾條。綴在斗篷邊上。望上去真是金碧輝煌。直做到天色大明。紅日已照到全房。方始完工。這時芸蘭也起身了。試穿了一下。覺得還配身。笑嘻嘻對母親道。可不是麼。這料要是做了襖子。真太可惜了。啊。領口的扣子。怎麼忘却釘上呢。如何穿得呢。於是桑太太又把他釘上。

芸蘭著了這舞鞋和斗篷。到了同樂會裏。却看見同學鄭蕙芬的舞鞋和舞衫。比自己的更要入時。後來打聽蕙芬的舞鞋和舞衫。都是他丈夫別出心裁。替他製的。

芸蘭就暗地自想道。到底母親體貼女兒的心情。還不及丈夫體貼妻子啊。

商 務 印 書 館 新 案 特 製

新 學 制 高 級 小 學 適 用

儀 器 標 本 模 型

類 目	件 數	定 價
通用器械	甲組	51 105元
	乙組	40 88元
	合計	91 193元
物理器械		
化學器械	32	27元
化學藥品	甲組	27 9元
	乙組	18 5元
	合計	45 14元
動物標本	甲組	29 57元
	乙組	12 39元
	合計	41 96元
植物標本	7	25元
礦物標本	甲組	3 18元
	乙組	4 16元
	合計	7 34元
模 型 及 其 他	甲組	5 72元
	乙組	9 69元
	合計	14 141元
合購全類	甲組	154 313元
	乙組	83 217元
	合計	237 530元

▲另印詳細圖目索閱即寄

本館籌辦此項儀器標本模型、歷時已久、現在全組完成、計器械一百二十三件、均係參考歐美模式、自立新案、儘量採用國貨原料、創造一種器械、可供數項試驗之用、化學藥品四十五件、均係試驗時必需之品、動植物標本計五十五件、有實物標本、解剖標本、發育標本、製作標本等、或實地培養、或就地製作、或派人採集、均非倉卒之間可以羅致、亦非有錢即可買得者、動植生理模型等品十四件、亦極精巧明晰、全類分甲乙兩組、每組可以分購、

◀加照費箱裝及費運▶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尚的遊戲用品！

益智圖

六册二元

圖版全副

二角

益智圖

千字文
八册

連史二元
毛邊二元

益智圖節本

四册四角

英文益智圖

三册三角

七巧八分圖

六册八角

圖版全副

一角

五加法盤

一角

五九九數盤

一角

兒童遊戲算術

二角五分

國民遊戲

飛機進行圖

三角

國旗牌

二角

英文字母牌

二角

九九數牌

一角五分

動物牌

三角

五彩從軍圖

一角

五彩交通進化圖

一角

五彩修身圖

一角

歷史遊戲圖

四分

二十四孝圖

四分

五彩打獵圖

四分

運動圖

四分

賽跑圖

四分

跑馬圖

四分

中國鐵路圖

四分

中國航路圖

四分

環遊世界圖

四分

名勝遊覽圖

六分

西湖覽勝圖

六分

都會旅行圖

四分

情與禮

春夢

秋風蕭瑟。夕陽慘淡的時候。少年楊珍如和女士陳清華。同立在一株秋柳之下。嗚嗚的作情話。珍如道。我幾日沒有看見你。便覺清瘦得多了。清華也便握着珍如的手說道。新涼困人。教人那得不消瘦麼。說着。便覺着鬱鬱的不樂。卻也自己說不出甚麼原因。停一回兒。珍如又道。我爲你計。凡事從你母親的命令爲佳。我和你究竟相處未久。相知不深。珍如一言未畢。清華急道。你不信託我麼。我是完全信託你的。珍如道。不是我不信託你。我們閱歷較多。雖然相處未久。人家的性情品格。都看得出。你們女子。閱歷較淺。怎麼一見面便知道我是個有情人呢。還請你再三思量。然後行事。清華聞言笑道。你這樣說。我把你當知己。你竟不是我的知己了。我自從那天聽你說起令妹的事。我便知道你是個有情的人。珍如聞言。嘆了一口氣說道。說到我妹子來。又令我傷心了。說着幾乎要哭出來。卻在清華面前。又不好公然的哭。只見他兩隻眼圈都已變紅了。停一回又道。咳。只怪我妹子的命薄罷了。倘使我

的父母多活幾年。也不至把他送入育嬰堂中去。倘使我的伯父境况稍佳。也不至如此。倘使我做哥哥的年紀比他多大幾歲。能照顧得他。也不至把他送去。可憐那時候他只一歲半。我只三歲。我只拚命不放他去。卻也無益。咳。手足分離。至今已十七八年了。我沒一日沒一時。不把他放在心裏。但不知他可記得我沒有。我記得他臨去的時候。我是睡着了……珍如滔滔的訴他衷曲。卻不料這裏清華女士已哭失聲了。珍如聽見清華的哭聲。忙停住了嘴。撫着清華的背說道。清華、清華、你哭甚麼。清華從身邊抽出手帕子來。揩了眼淚說道。我自從那天聽你說起你的令妹。我便哭了一場。你今天又要覆說一遍。我也禁不住要重哭一場了。你待你的妹子。有這樣天性。我便一眼看定了你是個有情人。兩人剛剛說着。後面有個丫頭。送上一封信來。遞給清華。清華拆開。約略看了一遍。轉遞給珍如。一面說道。章某人不知羞恥。他又來纏擾我了。珍如聞言會意。也無心緒細看那信。只說道。你母親的意思如何。清華道。我母親已允許了。只是我不願意。所以他百計的纏我。他愈纏。我愈恨。他說得連篇累牘的情話。都是假的。我越看了越生氣。說着便將剛纔那封信。從珍如手裏搶過來。撕作一片一片的小條兒。珍如附着清華的耳朵說道。清華清華。快快不要如此。你這情形。被你母親知道了。他老人家

定要發怒。清華道。他深深的坐在家裏。怎樣會知道。珍知道。你不怕這小丫頭搬嘴弄舌麼。一言提醒清華。清華忙住了嘴。又向小丫頭說幾句好話。教他不要向太太面前說起撕信的事。珍又道。清華。我當初只當你是個尋常的女子。不過面貌生得好。性情生的溫雅罷了。卻不料你竟看得出我是個有情的人。你真是我的知己了。你真是我的知己了。我當初輕看了你。還望你原諒些。珍如一面說。清華一面聽。一面將頭斜倚在珍如肩上。那兩隻眼睛裏。卻滾出一粒一粒的淚珠兒來。看官須知。這淚珠不是尋常的淚珠。乃感激知己。喜極而流的眼淚。真是人生不易得的事。閒話表過。且說清華流了一回眼淚。忽然收淚含着笑容說道。你真是我的知己麼。珍知道。正是。今日以前。你把我當知己。我還不把你當知己。今日以後。我便把你當知己了。……只是你母親的性情執固。卻又怎樣。清華道。說到我母親。我又有一句話。從來不會向他人說過。如今不得不和你說了。你說我是他親生的女兒麼。其實也不是。可憐我的命薄。和你妹子是一般的人。我的親爹親娘。不知在那天涯海角。現在的母親。原是義母。不過他待我好。我也把他當親母看待。不過他的性情固執。不知爲甚的看中了章某人。這算是斷送了我終身的幸福了。珍知道。原來你也是無父無母的人。更可憐了。你現在這位母親。又這般

固執。怎麼是好。說罷沈吟不語。清華卻附着他耳說道。你不要急。我自有法子。珍如道。甚麼法子。清華道。我現在不和你說明。到後來你自然知道。但你第一須自己立定主意。不要輕信他人閒言。第二倘然我母親遇見你。他說起章某人來。你只說和他不甚相識。聞他爲人尙好。切不可說章某人的壞話。珍如一一領命。再要細問他時。只見時候已經不早。一鉤涼月。早照掛在葡萄架上。清華也覺得體倦。不能再談。便道。我們再會罷。說着彼此握手道別不提。光陰迅速。忽忽過了幾天。又是夕陽時候。仍是前天那株柳樹下。又立着兩位男女少年。女子不是他人。便是清華。男子不是他人。卻是章某人。章某先顧着臉皮向清華笑道。我的事令堂已允許了。你何必故意爲難。真令我悶死了。清華道。快不要悶。你悶死了。教我如何擔當得起。老實說一句。我母親允許你。全是我一激之功。你還當我不好麼。章某道。怎樣激法。清華道。他心裏本來擇定了兩個人。一個是你。一個便是他。章某道。他是何人。……便是楊珍如麼。清華道。正是。只是二人之中。仍須再擇一人。懷疑不決。我是老知道他性情的。我這樣說。他偏要那樣說。我那樣說。他偏要這樣說。當時他對我說起你們二人。我心裏是愛你。口裏卻說珍如好。我母親閒言。被我反激。便疑我和珍如先有甚麼情愫。因此故意棄他取你。你還不知感激我麼。章某

聞言。心花怒放。合手向清華長揖。清華道。我再知照你。將來那種書信。請你少寫些。倘然被我母親知道了。敗了事。那卻怪不得他人。章某連聲答應。是是。這時章某得意之極。卻又故意問道。珍如你如何不取他。清華道。他品貌才華。也過得去。只是他爲人太老實。所以我不取他。這話越發說得中了章某之意。心中說不出的快樂。正在這時。忽聽遠遠地咳嗽之聲。清華道。這是我母親來了。你快快走罷。章某聞言。慌慌張張的走了。清華也已避開。這裏葡萄架後。轉出兩個人來。一個是清華的母親陳太太。一個便是丫頭。陳太太氣勃勃的向丫頭說道。你這不要臉的小姐。我也被欺騙了。原來剛纔清華和章某人說話的時候。剛巧陳太太被丫頭扶着出來散步。聽見有人私語。便立在葡萄架後竊聽。將他們二人所說的一番話。一句一句聽在肚裏。一面聽。一面氣。聽到後來。氣得忍不住了。便要突然衝將出來。幸丫頭拉住。他纔咳嗽了一聲。使他們驚散。他自此而後。心中暗的變了主意。便是不將清華許配章某欲另擇一人了。這時丫頭說道。章家少爺。鬼頭鬼腦。到還是楊家少爺老實。陳太太道。人心難測。看他外貌老實。那裏知道他的心事。便如章某人。我以前也不是說他老實麼。誰知他卻是這樣一個人。說罷。低首沈思了一回。說道。如今我有一法試他一試。你明日便去請楊家少爺到我家來。只說

我有話問他便了。丫頭聞言稱是。陳太太也便歸去。見了清華。毫不提起前事。只當是不知道的一般。看官。陳太太以前並未被清華所欺。這回真個中清華的計了。原來清華在柳樹下和章某所談的一番話。都是假的。故意這般說。故意使他母親聽見的。章某來此。乃是清華暗約。便是陳太太剛巧走出來。也是清華和丫頭一氣。預囑丫頭在這時扶他出來的。只有陳太太不知。聽了生氣。絕棄章某。重新想到楊珍如。這便是陳太太中着清華的計了。閒話表過不提。且說第二天楊珍如被陳太太招來。原來珍如和陳太太。也是常見面的。這回相見。寒暄數語。陳太太便說起有人替章陳兩家作媒的事。說道。聞說章某和先生相識。他的品行如何。學問如何。先生諒必知道的。珍如先受了清華之囑。這時便道。這人和晚生不甚相識。但時時聽得人家說。他的學問品行。都是很好的。陳太太聞言。心裏十分歡喜。自道。果然清華和他沒有情愫。如其不然。他沒有不破壞的。他沒有不說章某壞話的。看官這便是陳太太試驗珍如的法子。卻不知又中着珍如的計了。珍如去後。陳太太便決定主意。絕棄章某。另託介紹人向楊家說親事。自然一說便就。說書的說至此。便算是珍如和清華的大功告成了。諸君且莫替他歡喜。再破費五分鐘的工夫。聽說下文。一天。清華珍如又聚在一處閒談。他們二人現在已正式

的成了未婚夫婦。親親熱熱。更不比從前了。這日談了一回閒話。又說起他的妹子來。珍如道。大凡用情專一。天必能使人如願。如我和你。豈不是造物有意成就我們麼。便是我的妹子。只要我不忘記他。他不忘記我。任便在甚麼天涯海角。將來天從人願。我們兄妹。必有重逢之日。清華聞言說道。這話一些兒不錯。只有一事。恐怕你們兄妹自幼分離。各在襁褓。便是後日當面相逢。也怕不能認識罷。這卻怎好。珍如道。清華。你有所不知。我妹子臨去的時候。我伯父曾將他臂上刺着一個孤字。填以靛青。做個記號。將來相逢。便可憑此記號。認我妹子了。清華聞言。面上便變了色。青一塊。紅一塊。牙齒簌簌的戰。口裏說不出話來。珍如見此情形。問道。清華。清華。你做甚麼。清華勉力呼一聲哥哥。說道。如今我不是你的妻子了。說着將左臂上衣服捲去。伸出臂來。給珍如看。正有一個藍色的孤字。如黃豆般大。珍如看罷。抱着清華大哭。不能做聲。看官諸君。說書的人。說到這裏。便算告終。他們二人以後的事。在本文範圍以外。恕不能細說了。

(完)

桃花（小詩）

趙·吟·秋·

我摘着一片片的桃花，

輕輕地放在水面上，

叫他像小舟一樣，

隨着流水流去。

雖有時被風浪推翻了；

雖有時被浮萍梗住了；

但我相信

總有一片桃花

會載着我的相思，

流到我愛人的前面。



明州遊記

胡樸安

某歲之春。擬與童君心安。作泰安曲阜之遊。嗣因阻於戰事不果。鬱居無聊。憂心莫寫。夙聞天童阿育王廟之勝。於是乃遊寧波。寧波爲唐明州。心安以事不能往。與史君流芳偕。流芳精攝影術。此遊佳山水行將盡入我篋衍中也。

五月八日。爲舊曆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趁新北京輪船赴寧波。往年來往上海福州間。深畏顛簸之苦。往往船出吳淞口。卽納頭而睡。迨船進馬江口方起。今已五六年不趁海船矣。上船後凜凜有戒心。如將置身於洪濤巨浪之中。而真能自主也。流芳云。寧波海中極爲平穩。如無風直與長江等。然驚弓之鳥。膽不能壯。船甫開行。展被而臥。一如來往上海福州時。意欲使洪濤巨浪。盡從夢中過也。

九日爲舊曆十三日。上午五時。霍然而醒。精神頗爽。船極平穩。毫無顛簸之狀。余曰。豈已入鎮海口耶。流芳曰。未入口亦如是。惟夜十二時。船身稍有傾仄耳。六時半抵寧波。下海船。卽上帆船。蓋余等計畫。擬假帆船而慈溪而餘姚而紹興直至西興。蓋流芳先託人預僱船。停此相待也。船極敞壞。上漏下濕。穢氣薰蒸。然已無可如何。祇得安之。置行李稍妥帖。上岸。飯於太白園。飯後作城內之遊。按寧波據甬江爲城。城在江南岸。滬杭甬鐵路車站皆在江北岸。以浮橋通之。浮橋者置舟水中。束以鐵綆。鋪板於其上。浮於水面。故名。土人謂之江橋。卽名勝志之所謂靈橋是也。登橋遠眺。甬江之水。自四明諸山而來。曲折至於東門之外。兩岸層樓。夾水而立。雖無歇浦之繁盛。然而櫛比鱗次。望而知爲庶富之區。過橋到天后宮。按定長記略引志乘云。天后林氏。唐九牧蘊九世女孫。歷傳至保吉。爲後周統軍兵馬使。歸隱於莆田之湄洲嶼。天后之六世祖也。父愿。宋都巡檢。母王氏。天后生有紫色祥光。異香盈室。長能乘雲渡海。拯親於溺。年二十有八。得道昇化。實宋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也。潘思渠記略云。宋宣和中路允迪使高麗。七舟俱覆。獨迪之舟賴神獲濟。於是始建順濟之廟。乾道二年。閩大疫。神降於白湖。揚泉以療之。於是始膺夫人之秩。明永樂時內監鄭和。通道西洋。累得神佑。於是晉天妃之封。我朝初平

臺灣。繼殲寇亂。師捷而速。於是始加天后之號。觀以上諸紀。所謂天后者。雖確有其人。然終不免雜神仙誕妄之說。蓋海濱多怪。人民迷信殊深。風帆往來。頗多不測。幸而獲濟。若真有神靈以保佑之者。清康二十二年。施琅用兵臺灣。自云有神兵引導。及屯天妃澳。琅謁廟見神衣半體猶濕。澳有泉。僅供數百人飲。時甲士萬餘。方患渴。忽湧醴泉。涸之不竭。琅上其事。勅建祠於湄洲。勒文紀績。更封天后。此種神話。豈復可信。當是施琅利用人民之迷信。故爲神異之說以張之。然自是而天后宮徧於吳越閩廣之間矣。方今機械發明。重洋可越。天后應退處而無權。但迷信之甚易。覺悟之甚難。泉州人民。崇拜天后。仍不改昔觀也。此廟建築極宏麗。而石柱蟠龍之雕刻。尤爲著名。往嘗讀閩雜記云。泉州天后宮殿兩石柱。皆雕盤龍。形勢飛舞。望之如生。石柱猶疑神工。相傳師徒二人分製。師成勝於弟。人皆譽師。徒恥之。閉門精思。龍降於室。凝視而默識之。遂成此柱。易其前雕者。師亦束手自嘆不及。卽今石柱也。龍降於室之語。雖不可信。用志不分。其技自神。固有至理。余往年過泉州。惜未至天后宮。不知此柱擬之泉州若何。然而奮鬚張爪。極天矯蟠拏之觀。當亦出自名手也。

出天后宮。入東門。街衢洞達。道路縱橫。九市開場。百貨列肆。車擊鼓。人摩肩。擬之滬漢則不足。比之蘇

杭則有餘。月湖在縣治西南。方輿紀要云。周七百三十丈。源出自四明山。從城西南五十里大雷山。經林村十字港。匯望春橋。入西門。爲月湖。亦名西湖。余按四明山。間紹興寧波二郡之間。距鄞城約一百四五十里。山勢連綿。蟠跨數縣。大抵餘姚上虞鄞縣奉化境內諸山。其奇崛而秀拔者。皆四明之支脈也。境內諸水。其淪漣而澄清者。皆四明之分流也。月湖之水。曾不一勺。必謂遠由一百四五十里之四明山而來。亦如小儒下士。偶述世緒。皆上溯數百年或數千年。其同姓之有聲望者。以自重。若非此不足表明其世家也。惟是人煙輻輳之中。一泓碧水。數株垂楊。畫閣平橋。蕭然自遠。亦不可多得之佳境也。名勝志云。湖中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汀、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竹嶼、曰煙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無虛日也。今皆徇彷彿離。莫能確指其處。所謂涵虛館、真隱堂、碧沚亭、澄輝閣。更在若存若沒之間矣。竹洲濱湖。遊人多於此品茶。據郡志卽南宋之錦照堂舊址。四面樓臺相映發。一川煙水自彎環。而風景固無殊焉。是日遊人稀少。無飛蓋畫船之盛。豈今昔之不同耶。

沿湖行到天一閣。閣爲浙東藏書第一。明嘉靖間兵部侍郎范欽之所建也。欽字堯卿。好書籍。既得豐

道生萬卷樓舊藏。更從弇州借鈔孤本。建天一閣藏之。閣凡三種。書藏樓上。封扃甚嚴。非子孫齊至不得開鎖。惟范友仲破戒引黃梨洲登樓。盡發其藏。語載梨洲天一閣藏書記中。嗣後徐健庵、萬季野、馮南耕皆曾一至閣中。下爲廳事。懸聯甚多。阮芸台懸云。承梅澗柳汀以後。清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比南雷東澗之奇。圖書泉石。高樓仰百尺元龍。全榭山聯云。十萬卷籤題。緗帙斑斑。笑篆竹絳雲之未博。三百年清秘。祥光晒晒。接東樓碧址以非遙。余雅好書。讀芸台榭山二聯語。愈覺低徊不能去。吾國藏書之家。所在多有。大都易世而後。飄零散失。如天一閣度藏至三四百年之久者。實不易覩。豈造物之所忌耶。抑人謀之不臧也。東齋脞語云。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吸煙。故永無火厄。今親至閣。知東齋脞語之所記。亦不盡然。閣前一池。泉石樹木。頗饒古趣。並無環閣之水也。守閣之人。卽炊爨於閣旁。亦非如東齋脞語所言慎重之道。豈謹之於始。而怠之於終耶。余嘗讀芸台所編天一閣書目。約計五萬餘卷。宋刊十數種。元刊百餘種。丹經道籙陰陽卜筮之書亦多有善本。迨至光緒間。錢恂編書目時。已漸有散失矣。私家藏書。原非易事。絳雲一炬。盡歸劫灰。若近世之麗宋樓。舶載而東。更無足論。天一所藏。歷年最久。然

數百年來。雖封鎖宛然。而流散於外者。往往遇之。今距錢恂編書目又若干年矣。究不知閣中所藏者何。環顧神州。惟鐵琴銅劍樓。蔚然具在。是則范氏之子孫。不能不慎重以寶貴之也。

由天一閣返船中。時方下午四鐘。即命舟子趁潮開船。約行一二里過壩。縛船以巨纜。數十人轉輪而上。索錢千餘。與之錢。交舟子一瓦片。爲回時過壩之憑證。余取視之。與常瓦片無異。謂舟子曰。此豈可作憑證耶。舟子云。用一瓦。破之爲二。各執其一。合則真。不合則假。不可僞爲。某雜貨店曾用之以當貨幣。信用且在鈔票之上。此真上古合符之遺風歟。船夜行五十里抵寶幢。

十日爲舊曆十四日。五時起。天際微白。曉風吹面。意頗自適。俄而風緊雲重。山頭或隱或現。而雨絲絲至矣。流芳云。天公不做美奈何。余曰。遊山之興。風雨所不能阻。天童阿育王。今日必落吾手中也。流芳云。予頃問諸輿夫。茅洋靈峯。亦是甬上勝景。惟道路稍遠。亦有意否。余曰。但有佳處。即當往遊。不必計及路之遠近也。乃相與僱輿。輿夫索價奇昂。其輿以竹爲之。如籃式。以一竹槓貫而抬之。上覆篾簾。以蔽風雨。流芳笑云。此豈輿哉。直一擡豬之籠耳。余曰。相其形式。古稱籃輿。或即如此。考晉書王弘問陶潛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極適。不覺有羨於華。

軒也。籃輿者。當是其狀如籃而云然。此豈即籃輿之舊制歟。余愧乏淵明高節。覺乘之極不適意。幸無脚疾。尚可步行。流芳不能行遠。乃僱籃輿一乘。另僱一人擔攝影器具以隨之。所費過華軒遠矣。七時許由寶幢行。余芒鞋竹杖。先籃輿而發。出寶幢鎮。地勢漸高。兩旁樹木極多。松柏之屬。大皆合抱。而樟樹尤巨。時風急雨驟。從樹杪飛下。細者如絲。巨者成片。有時化爲煙氣。綠意融融。如碧琉璃缸。貯滿清水。而一片空明也。雨景之幽。以茲爲最。行十餘里。至萃峯廟。廟在路旁。半就傾欹。無足觀者。廟前一樟樹。大足十人圍。蔭蔽數畝。與杭州法相寺之樟。伯仲之間耳。法相之樟。好事者建亭於其旁。爲文以張之。此則芬芳氤氳。與雨氣相渾於寂寞之鄉。物之遇不遇。大概如是也。再前行而地愈高。而樹愈多。而景愈奇。左顧右盼。目不暇給。約十里餘。至茅洋山麓。蓋已入鎮海縣界矣。

(未完)

小說中之零星文字（螺屋雜記）

花月痕中。多零星文字。如酒令燈謎等是也。鏡花緣中亦多此等零星文字。然鏡花緣則活用之。花月痕則死用之。鏡花緣比花月痕爲高明矣。

又花月痕中詩甚多。就詩論詩。余以韓荷生陶然亭詩「秋高一雁比人輕」一句。爲全書詩詞之冠。

鏡花緣不覺有文人習氣。花月痕則文人習氣太深。是鏡花緣作者之思想。超過托名爲章癡珠者遠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國語文補科充讀本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一册 八角

林 紆譯 沈雁冰校註 本書前經林氏節譯中文，傳誦一時。現由沈君悉心校註，加以新式標點，改排成書。卷首附刊司各德評傳一篇，詳述司氏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品之特色，及各國批評家對於司氏的批評，又附司氏著作編年錄，著作版本攷考，都能切合實用。

拊掌錄

一册 三角五分

林 紆譯 嚴既澄校註 原書是美國大文豪歐文所著短篇記事，詞旨高妙，文筆詼諧。現用國語譯出，能曲達原書風韻，又附長篇導言，述歐氏的身世著作及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

詩學原理

一册 四角

王希和編 本書根據人類心靈，說明詩學原理。內分十四章，凡詩之性質功用等，言之甚詳。西洋名句引用很多，中學校用作國語文參考書，最為適宜，研究詩學的，也可用為入門之階。

天方夜譚

二册 一元四角

奚 若譯 葉聖陶校註 天方夜譚是一部興味濃溢，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英文譯本很多，推冷氏 (Lain) 為其中的最成功者。本書據以選譯，文筆清麗，別成風格。

俠隱記

二册 一元四角

伍光建譯 沈雁冰校註 俠隱記是法國大仲馬傑作之一，述法國路易十三時代的政治。當時路易十三御前火鎗隊中，有俠客三人，暗中與執政大臣紅衣主教爭抗，屢次破他的陰謀。本書寫法國朝廷的奢侈，宮闈的秘事，和新舊教徒之爭鬥，處處有三俠客穿插其間，使人讀之稱快。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屏 聯 勝 幅

點 綴 必 備 送 禮 佳 品

八 大 特 色

- 一 名人字畫選擇鄭重絕無贗鼎亂真
- 二 選用上等宣頁金箋色澤古雅歷久愈佳
- 三 印刷精良與真蹟絲毫不爽
- 四 設色俱聘名手生香活色妍雅絕倫
- 五 鈎金用上等赤金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變
- 六 裝潢古雅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 七 種類各色俱全尺寸大小悉備
- 八 行銷既廣定價特別低廉

另 印 價 單 承 索 即 寄



新送郎歌

筱波

新送郎歌爲亡友方君筱波所作。蓋俗歌有送郎送到一里亭云云。惟詞意鄙俚。爲文人所不道。方君仿其詞而爲此。深得九歌竹枝之意。原稿存吾篋中。忽忽數年。已失去其末一首。竊爲補足一章。以還原有十首之數。刊之於此。以介紹於讀者。此絕好之民歌也。（寄塵）

送郎送到一里亭。一里亭邊楊柳青。欲借千條萬條楊柳線。縛住儂情與你情。

送郎送到二里亭。二里亭邊夕陽明。郎心不要反覆像天氣。早晨下雨晚來晴。

送郎送到三里亭。三里亭邊池水清。請君臨水當着鏡子照。今日容顏瘦幾分。

送郎送到四里亭。四里亭邊黃鳥鳴。願化黃鳥飛入林中去。自由自在過一生。

送郎送到五里亭。五里亭邊春草生。願君志氣不要像春草。秋風一起便凋零。
送郎送到六里亭。六里亭邊道路平。願君要走便要走正道。曲徑歧途不可行。
送郎送到七里亭。七里亭邊流水聲。千點落花跟着流水去。也是一路送君行。
送郎送到八里亭。八里亭邊新月明。千重萬重情意誰知道。天上月亮最分明。
送郎送到九里亭。九里亭邊百花馨。百花芬芳燻得人欲醉。不及儂情與你情。
送郎送到十里亭。十里亭邊少人行。水複山重送郎不嫌遠。只要郎能知我情。

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

寄 塵

林琴南先生譯的小說和自己著的詩文集及筆記等。差不多有二百種。前年鄭振鐸先生曾經把他大約結算了一下。（見小說月報）但是沒有印行的遺著不甚詳細。

大約林先生已經印行的著作。很容易調查。除了大多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外。中華書局有好幾種。文明書局有好幾種。如黑奴顛天錄及滑鐵盧戰血餘腥記等。都是由文明書局出版的。此外據我所知道的。再有古鬼遺金記一種。曾載庸言報。後來不知有沒有單行本。（好像是有的）再有自著的新官場現形記一種。我已在螺屋雜記裏說過了。已刊行的著作。不過如此。

至如沒有刊行的譯本。有多少種。恐怕知道的人很少。我最近調查到他沒有刊行的譯本小說。尚有十七種。列表如下。

書名

原著者

同譯人

冊數

孝女履霜記

美國克雷夫人

毛文鍾

一

五丁開山記

法國文魯倭

陳家麟

二

雨血風毛錄

美國湯沐林森

毛文鍾

一

黃金鑄美錄

美國克雷

毛文鍾

一

□□(原未定名)

英國哈葛得

陳家麟

一

洞冥續記

英國斐魯汀

陳家麟

一

情橋恨水錄

英國斐爾格女士

毛文鍾

一

神窩

美國惠而東夫人

毛文鍾

一

奴星紋傳

法國洛沙子

陳家麟

一

奴星紋傳二編

法國洛沙子

陳家麟

一

金縷衣

美國克雷女士

毛文鍾

一

軍前瑣話

法國馬路亞

毛文鍾

一

情幻記

俄國托爾斯泰

陳家麟

一

學生風月鑑

法國大仲馬

王慶通

一

眇郎喋血錄

英國阿克粹

陳家麟

一

夏馬城炸鬼

英國哈葛得

陳家麟

一

鳳藻皇后小紀

美國克雷夫人

毛文鍾

二

以上共十七種。十九冊。平均每冊六萬字。共約一百二十萬字。不知何時才印行。我以為就林先生個人而言。這十九種小說印行不印行。和他毫無關係。因為他在中國小說史上的位置。已經有了。這十九種印行。於他無關。不印行。也於他無關。若就書而言。與其零碎印行。不如一次印行。與其現在印行。不如索性留着。待機而印。或竟不印。把原稿再保存一二百年。到那時候。就變為無價之寶了。

池水浴（小詩）

（蘇兆驥）

裸體的孩子們
跳進了池水洗浴了，
青蛙似的，
白坦坦的胸膛
沒填過罪惡。
可愛的小羊們，
上帝對你們微笑了。

兩宋小說史略

含涼

小說不始於宋。而宋之小說爲最盛。藝文志於子類中。另立一目。都三百五十九部。一千八百六十六卷。惟考其實在。雖名爲小說。包含甚雜。蓋舊時中國書目分類法。子部最雜。凡於經史集無可歸者。都歸於子。故其間若詞書。若考證。若筆記。若詩話。若小志。若雜經。若傳奇。若善書。若方技。皆稱之曰小說。惜年代悠遠。不能一一讀其書。今就其書名。想像而得其內容。所謂真正之小說。殆不及十之一二焉。演義小說發源於宋代。已爲小說史家所公認。惟除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五代平話以外。白話體之演義小說。殊不多見。雖史官採訪。取舍甚嚴。或病其膚淺而棄之。然而社會流傳。亦甚難得。蓋當時出版尙不能如元明以後之易。而四方多難。無此暇心。暇力以事此不急之務。故演義小說之在宋。雖爲新產兒。而襁褓撫育。以底成人。實在宋以後也。藝文志所謂「寧宗以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有此現象。而有此成績。已非易易矣。宋承五代之後。變亂侵尋。朝野間遺聞佚事必多。而文字之婉妙流利。於漢魏六朝以外。別有長處。民

間思想自由。與社會交際開放。皆爲宋代之特長。故著作家筆述聞見。林林總總。藝文志所列。亦以雜記體小說占大部分也。

雜記小說。事實之斷片也。與史爲近。而與通俗之小說相遠。故歐陽修歸田錄序云。「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寥寥數言。可以代表雜記小說全體之精神。惟雜記小說。間有少許作品。有短篇小說之結構耳。宋人文集中亦可覓得具有小說規模之文字。如六一居士傳。方山子傳一類是也。

此外有關於當時筆記小說作風之表見者。爲唐本肇國史補序。其言曰。「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探風俗。助談笑。則書之。」然而此等規矩。斷不能範圍一切小說。故演義小說與短篇小說。遂以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爲職志。正當之事實。僅供貫串組織之用而已。

演義小說在宋代。其文體殊不及以後之整齊。當時僅以口所述者筆錄之。雖有章回。而回目對仗殊不工穩。卽每回起迄。亦無一定之分量與組織。惟能以白話演繹。實爲中國文字上之新紀元。吾人雖

觀於古文之參雜方言。認爲早能將言文溝通。然而純粹以白話發表民間之思想與風俗習慣。實始於此。

歐陽永叔蘇東坡黃山谷陸放翁。皆有小說天才者也。歐蘇之文。黃陸之詩。皆另具格局。若爲小說。必有可觀。惜乎當時對於小說。視爲文藝之末。不屑措意。而真正小說作者。反隱晦姓氏。不欲世知。此習至今猶未能除。或者亦以避去當局中猜疑之故。因小說中人物。每多影射。卽爲寓言。亦易與事實相近。往往偶合也。

宋仁宗時較爲承平。宮掖間日進一二故事以娛。故演義小說擷取當時朝野事爲多。卽後來所撰。如水滸七俠五義等等。皆以仁宗時爲經緯。論理此時演義小說。必不止僅有今日流傳數種也。

宋史羣書爲蕪雜。歸震川湯臨川甚欲推翻改製。然換一種眼光以論之。則列傳中間亦采街談巷議。雖有時頗涉怪謬。而能接近民衆。非若專事粉飾爲沈悶之官書。此卽含有些微小說意味者也。

助小說之推行者。爲評話。評話於宋代似極盛行。岳傳有王佐爲陸文龍評話事。可以證明。蓋當時戲劇猶未成熟。民間娛樂消遣。亦惟此評話耳。宮庭間既有此作。則民間自然盛行。今彈詞說書一派。遍

江南皆是。或亦從南渡而來耳。

唐人小說。別具一格。雋妙雅潔。耐人尋味。宋人小說。似不相及。惟此時實一大關鍵。宋以前小說。僅爲文學附庸。不能獨立。宋以後小說。乃得獨張一軍。各有領域。且宋代各種藝術。均有漸趨民衆化之勢。大概因宋代宮庭。非若前代之高不可攀。時有與民衆接近之機會也。故宋人雜記。極爲散漫。結體謹嚴。有短篇小說精髓之作品。如唐之虬髯客傳。會真記。南柯記等。實不易觀。而傳奇彈詞種種變體之小說。則已於宋代茁其萌芽矣。

胡適之亦謂宋代乃雜記小說全盛時候。故宣和遺事諸書。總不免雜記體性質。上段不接下段。無結構布局。故言中國小說史。宋代實一重要之時期。承上啓下。其責任既如此之重大。因時機尙未成熟。故小說之完成。有待於元明以後也。

白話文字。亦於宋代爲盛。宋儒語錄。卽其明證。故演義小說亦遂應運而生。惟因宋儒高談性理。一般文人。薄此小技不爲。故演義小說更較雜記小說爲不發達。而雜記小說則雖大人先生亦多爲之。如司馬溫公。蘇東坡。陸放翁等人。俱有著述。自然風行一世矣。

茶花女

(劇本)

(續)

卓 呆

(衆人)祝馬克姑娘的健康。

(配唐)那一位唱歌罷。不錯。家實陸先生。你唱得

歌很好。快唱一唱。給我們聽聽。

(家實)沒法沒法。只得唱了。(唱)

上天授我歡樂兮我實未能信

信神明者惟我心兮我心之外不足任

試觀杯中影確爲我之身

上天賜我美酒兮神亦戀紅塵

小說世界 茶花女

上天令我毋奢華兮誰能堅守誰能應

每日買一醉方是自由身

歌畢即起立。

(家實)獻醜獻醜。快來跳舞罷。

一同立起。攜手舞蹈。馬克略舞而即坐下。

(岳特)什麼事。

(馬克)呼吸有些急促。

亞猛至馬克旁。

(亞猛)不舒服麼。

(馬克)沒有什麼。我們再來罷。

一同再舞。馬克略舞而又止。

(配唐)馬克姑娘勞動過度。又不行了。

(馬克)請請你……拿……一……杯……水來。

(配唐)怎麼樣。很難過麼。

(馬克)老毛病……不打緊的。請到那邊去坐一

坐。我就來的。

(配唐)諸位快請到那邊去坐。馬克姑娘要靜些

纔好。

(馬克)請那邊休息休息。我就來的。

(配唐)請請。(獨語)只要鬧了一鬧。就要發病的。

受累不受累。

(亞猛)可憐啊。

一同退場。馬克鎮靜呼吸。乃對鏡自照。

(馬克)呀。臉都青了。

兩手捧頭。臂肘倚火爐上。

亞猛登場。

(亞猛)好了些麼。

(馬克)多謝你。好得多了。常常病的。所以也慣了。

(亞猛)保重些。待我來做了你的朋友。專門來留

心你的養生法罷。

(馬克)那能如此。我們去罷。(立起。目注視亞猛)。

你幹什麼。

(亞猛)我正在想你的身體。照我看來……

(馬克)你真親切。我們同去罷。大家等着咧。

(亞猛)別的人決沒有像我這樣愛你的。

(馬克)不錯不錯。我全然忘了。

(亞猛)如此說法。有些可笑麼。

(馬克)這種話。每天聽慣的了。全不覺得可笑咧。

(亞猛)但是你可以僅許我一人麼。

(馬克)許你什麼。

(亞猛)許我留心你的身體。

(馬克)留心身體什麼的。這種事做不成。

(亞猛)這是爲何。

(馬克)我們這種生活沒秩序的人。決顧不到的。

保貴身體。在那有家庭的婦人。自然緊要的。我

總不行。我們若不做人虛榮心的器具。不做

愉快之奴隸。就要被人拋棄。所以有時夜深還

不能睡。有時午刻還睡着咧。都是些不合衛生

的事。自己也曉得不是好的習慣。

(亞猛)懂了。只要你肯許我。我們二人就和兄妹

一般。我永不離開。替你看護病體。保你可以康

健。

(馬克)當真麼。

(亞猛)當真。

(馬克)配唐說你是個很愛我的人。這話真不錯。

……你真肯留心我的身體麼。

(亞猛)自然。

(馬克)常在我身旁不離開麼。

(亞猛)只要你不厭我。

(馬克)你到底是什麼道理。

(亞猛)我願把身體犧牲與你。

(馬克)這意思從何發生的。

(亞猛)從那不可消滅的同情心上發生的。

(馬克)起在何時。

(亞猛)二年前。有一天你走過我家門前。微微笑

着。就是這一天起的。從此之後。我的精神。常隨

着你了。

(馬克)何不早些使我知道呢。

(亞猛)我也不認識你。怎麼使你知道。

(馬克)你既來探病。何以不走進來。

(亞猛)沒有進來的權利。如何可以冒昧。

(馬克)對我們這輩人。有什麼客氣。

(亞猛)對了婦人。應該客氣些的。若是遇着了你。

我反要恐懼了。

(馬克)如此想着我麼。

(亞猛)(微笑。目視馬克)……這話不回答了。

(馬克)不錯。別說的好。

(亞猛)爲何。

(馬克)這句話問了你。那結果如何。已經容易明

白了。我若不信你。你無論怎樣。一定要弄到我

信了你纔肯了事。我若信你。你也快要和我一般的神經質病人了。二者之中。必居其一。我們快到那邊去談談笑話罷。伸手過來。一同走。

(亞猛)你請便。我不去。

(馬克)爲何不去。

(亞猛)我見了你愉快的活動。反要擔憂的。

(馬克)你快聽我一句話。

(亞猛)什麼話。

(馬克)你所說的話。若是當真。我許你也無妨的。你只管把友誼的愛情來愛我。一起談話。一起歡笑。但是不能有別種愛情。因爲你不能在實際上和我相處。請你萬勿俯就。你是個正直人。

真心愛着女子。然而要踏進我們的社會。你年紀還嫌輕。感情還嫌強。還是不要念我。快和別的女子結婚罷。

(配唐)(將門啓半扇)只有兩個人麼。談些什麼。

(馬克)閑談閑談。就來了。且等一刻。

(配唐)多講些也不妨。

閉門而去。

(馬克)如此。你肯不愛我麼。

(亞猛)遵命遵命。我只得隱居去了。

(馬克)因爲我說了這句話麼。

(亞猛)是的。

(馬克)愛我們的人。都是這樣說着。要到深山之

中隱居去了。然而從沒有一個人去過的。

(亞猛) 他們這樣說了。你都止住他麼。

(馬克) 誰來多事。再要去止住他。

(亞猛) 如此說來。你到今朝。還沒愛過一個男子麼。

(馬克) 愛了他們。好不好呢。

(亞猛) 多謝多謝。我很感激。

(馬克) 謝什麼。

(亞猛) 你沒有愛過別的男子。我的幸福不小。

(馬克) 你的說話。倒也奇怪。

(亞猛) 我曾在這窗下立過一夜。那時你有一個手套上的鈕扣落下來。我當他大紀念品。已藏

着六個月咧。

(馬克) 原來如此。……也虧你了。

(亞猛) 我那時幾成瘋癲。請你只管笑我好了。你笑我。我反快活。我去了。

(馬克) 亞猛君。

(亞猛) 喚我麼。

(馬克) 且慢。使你不快。是我心中不安的。

(亞猛) 不快。我對你。還有什麼不快。

(馬克) 那麼方纔的話。都是真的。如此請你時時過來細談。只管一盪一盪來。不嫌煩的。

(未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册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册 三角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册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册 三角

荒服鴻飛記

天游譯

二册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天游譯

五册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册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册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册 三角半

古城得寶錄卷下

(續)

天游

第二十四回 蠻岩殺獅環圓釵聚 荒林暴骨壁合珠還

太山在樹上走着，那邊人獅決戰之聲，越發聽得清楚。脚下一緊，不多一回，樹隙中遠遠望見一線火光，人馬獅吼之聲，澈耳喧闐。知道是了。徑向那邊走去。到了附近，挑一株靠寨的大樹上站住。撥開樹葉，從火光中向下看去。卻也非常可慘。閃目向寨中一看，果然有個女子，站在那裏，他的身邊倒着一匹死馬。死馬那邊，蹲着一頭雄獅。目光睜睜，有欲撲之勢。太山急了，仔細一看，獅子蹲踞所在，正在樹下，不過苦於手中沒有軍械。雖是如此，爲救護那個女子起見，也顧不得再事畏縮，所以撥開枝葉，徑向獅子身上縱下去。那時琴痕目覩獅子蹲在自己對面，早知道自己生命非常危險。一撲上來，自己就

可以給他撲倒。一倒下去，只用一舉爪，一啓齒，就可以了結這條性命。暗想夫婿已死，田廬盡毀，生存世間，亦復何戀。卽或不死，給這些亞弼沁人劫回國去，前途非常黑暗，不如給獅子吃了，倒也乾淨。既存了必死之心，不但不肯躲避，連眼睛都不瞬一瞬。靜靜站在那裏等死。看着獅子把身子向後一挫，正想向自己撲來。不料半空中落下一個身材高大的赤身人來，看去正同太山一樣。琴痕親見太山給倭克曼打倒的，許久不見他的蹤跡，早就以爲太山是已經死了。現在忽然又從上面半空下來。還以爲太山陰靈不昧，知道自己有難，特地前來相救的。不覺悲喜交集，幾乎把伏在面前的獅子，同自己身在危險之中的事，完全忘記了。櫻脣微啓，兩只玉手按住酥胸，一雙潑灑秋波，瞪瞪看着太山，怕他隱去。不料太山並不隱去，他從上面落下來，站在獅子面前，用肩膀上去，把獅子一掀。獅子冷不防吃了一驚，把全身向傍邊一讓。這種景象，決非鬼力所能的，纔知道這太山是個生人。纔知道他的太山，並沒有死。這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從心底裏直擁上來。忍不住歡呼起來。纔吐出聲，忽然看見太山空着手，一件兵器都沒有。那頭獅子驚魂已定，掉過身來撲太山。這一來把琴痕歡呼之聲嚇住。反替他擔起心事來。太山卻一些並不慌張，把眼睛向四周地上尋找配手的軍械。纔低下頭去，剛好看

見腳邊橫着一支火鎗。這支鎗，就是給獅子咬死那個軍士扔下來的。拾了起來，剛好那只獅子向後一挫，舉起前爪撲上來抓太山。太山舞起火槍，覷準獅子寬大的廣額上砸下去。若是普通人用火槍砸他，獅子腦殼結實，一些不怕。太山卻非常人。在這生死存亡關頭，也知他同琴痕的生命，都關係在這一下上面。所以把生平在森林中熬煉出來的力氣，都使將出來。一下打上去，震天價一響，把獅子的腦殼，打成一個凹字形。腦漿濺了一地。獅子向地下一伏。動都動不來了。琴痕快樂已極，投入太山懷中。太山將他緊緊摟住，親熱了一回。纔記起四周的險境來，那時那些獅子，仍舊在四處搏噬人馬。受驚的馬，仍舊在那裏四處奔竄。軍士們的火槍，手槍，仍舊向四面亂打。知道這種地方，再事逗留，非常危險。抱起琴痕往肩上一抗，那些軍士，看着這個赤身壯士，抗着他們的俘虜，就在方纔下來之處，輕輕一縱，直上樹中。因為那時大家都自顧不暇，也不敢上前攔阻。並且從他縱躍手段看去，即使攔阻，也是無用。若用火槍射擊，怕的是準頭不準，徒然耗費子彈。此時子彈逐漸短少，用他射擊獅子，還是不敷，何肯亂用呢。因此太山抗着琴痕出去，一些沒有受人攻擊。旋風似的在樹上覓路回去。想到原處去找韋坡。那時充滿着悲傷的太山，已經快樂不堪。已經預備把韋坡以前所做的罪過，一概赦

宵。還想幫助他逃出比利時的法網。不料一到那裏，韋坡已經不見。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答應。知道韋坡一定有什麼隱匿，必需脫逃，所以偷偷的走了。他既是走了，自己有琴痕在身邊，不便再扔下琴痕，去找這個不知好歹的人。使琴痕冒險。因此也只能丟手。向琴痕道：「琴痕！他這一走，必定抱着什麼不可告人之事，前途安危，看他個人的命運，我們也只能由他了。」從此太山就帶着琴痕向自己莊上慢慢回去。同琴痕商量，莊子雖已燒掉，有忠心的韋齊禮部落中人幫忙，他們看見敬愛的主人主母回去，一定可以同心協力，重新建築起來。經過倭克曼村子，卻見已成焦土。那些土人的茅屋，餘火未熄，還在那裏冒煙。這是土人部落復仇的向例。太山見了微笑道：「這是韋齊禮部落中人，替我們復仇幹的事。」琴痕叫道：「願上蒼垂佑他們。」太山道：「火既未熄，韋齊禮人必定去此不遠。論不定白守禮親來的。現在金磚同寶石雖已遺失，我同你卻還在人間，又有這些韋齊禮人幫助我們，愛情同忠敬的友誼還在，要什麼金錢呢。」琴痕長歎道：「只惜莫甘壁同那些爲保護我而死的那些忠肝義膽的兒郎，不能再見了。」說着，兩個人都是淒然。那時走的都是常來的森林，那天午後在林中走着，忽然太山聽見前面有許多人講話聲音。向琴痕道：「琴痕！我們韋齊禮人在前面哩。我已經

聽見他們講話聲音。大概他們就在林中歇夜了。我們追上他們去。『琴痕欣然應允。腳下一緊，不上半小時，已經趕上大隊。向前一看，人數衆多。都是白守禮派人出去招集來。因爲倭克曼村中兵力很厚，因此用全部落中武士來攻取的。果然大獲全勝，把村中男子殺個乾淨。牛羊貨財，女子，卻一齊取來。臨了把村子一把火燒了。遠遠看去，白守禮身邊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黑漢，一起走着，一舉一動，非常眼熟。再三辨認，纔知道就是琴痕疑心他燒死在莊上的莫甘璧。這一快樂，快樂得太山琴痕都歡呼起來。他們歡呼之聲，給前面聽見。一齊站住，向後觀看。見是主人主母都沒有死，一齊回來了，也一齊歡呼起來。就在這一處歇下。開會慶祝。那一夜跳舞，唱歌，歡呼之聲，聲徹林表。各人把自己經過的歷史，陸續講將出來。同野獸戰爭哩，同蠻族戰爭哩，顛來倒去，講個不休。白守禮把自己同幾個部下，伏在葦中，看着亞弼沁軍隊同倭克曼部下，在莊前平陽上血戰。爭那從渥泊運來的金磚。後來看着軍士跑的跑了，死的死了。倭克曼的部下也扔下金磚去追倭克曼去了。白守禮帶着部下，把金磚藏了起來。藏的地方，只有白守禮同他部下知道。這件故事，足足講了四十多遍。天也亮了。從各人經過的歷史上看去，那章坡確是倭克曼的黨羽，並且還是一個替他出死力的人。大家爲着他作惡多

端，多有極嚴酷的批評。就是琴痕也不能替他辯護。只能把從前救他出險之事，陳述出來。太山聽了，慨然道：「人類細胞中，原也是人人都含着一種優良的原子。不過爲慾望所蔽，不能有所作爲。這個人習於爲惡，本是無惡不作的。給你一感化。不知不覺把他天良激發起來。幹下一件生平唯一的善事。這件善事，將來造物主，同各人的靈魂，計算善惡，予以賞罰之時。或者可以把他的生平所作惡事，抵銷過去哩。」琴痕爽然道：「不說罷。」回莊之後，太山琴痕召集韋齊禮人，商量重建太山莊之事。大家欣然應允。憑着韋齊禮人的工作，同渥泊運來的黃金，幾月之後，瓦礫場上，又矗立起一座莊子來。一切佈置，一切陳設，同阿拉伯比利時人未來以前一樣。莊中之人，又從新過起他們極簡單，極快樂的光陰來。不過提起以前死事的兒郎，大家還不免有些悲悼。莊子成功之後，太山爲慶祝同眷屬友朋重圓，獎勞動務部下起見。提議大大出外打一次獵。召集全部武士，派下留守。帶着琴痕。一起出去。追飛逐走，整整打了十天的圍。得到不少獸類，教部下抗着回莊。太山夫婦，白守禮莫甘璧四匹馬，在大隊前引道。說說笑笑，非常快樂。走到一處，琴痕的馬，瞥見豐草中倒着的一件東西，不覺一驚。太山眼快，已經看見。失聲叫道：「這是什麼？」說着，把韁繩一兜，縱下馬去。琴痕等也下馬去，圍着看。只見

草中埋着一具骷髏，一堆白骨。太山低身下去，從白骨中，拾到一枚柔革做成的革囊。打開囊口，向中間一張，舉起來向大眾叫道：「渥泊的寶石在這裏了。這是比利時人韋坡的骨殖。」莫甘璧大笑道：「宛那！你把袋中的東西再看一看，就可以明白渥泊的寶石，是真是假。就可以明白比利時人生命的價值哩。」太山愕然道：「你笑什麼？」莫甘璧道：「我從亞弼沁營中逃出來之前，把河中小石子，換了寶石。囊中完全都是普通石子，在你身邊偷去的寶石，給我帶着走了。不料有一天我在林中休息，睡夢中給人偷去。這是我生平未有之奇辱。無論怎樣，比利時人囊中，卻已沒有了。不信可以倒出來一看。」太山依言把囊口打開，倒出一袋五光十色的寶石來。不但莫甘璧見了目瞪口呆。大家也是驚駭不已。太山叫道：「這一袋明明都是渥泊的寶石。怎樣又會給韋坡拿去呢？」太山這句話問出去，崔克韋坡都已死了，沒有人回答得來。太山上馬時候，慨然道：「這個人確是可憐。死後還想補救他在生時候所做的罪孽哩。這一囊寶石，不是仍舊好好的還給我了嗎？」

(完)

冷集集定盒詞

(淮海樓詞客)

蝶戀花(詠某君事)

半向懷人搔首佇。消此鴟鬢。海上雲萍遇。眼底雲萍纔合處。歸來未
算年華誤。依約而今還記取。紅淚留痕。習氣消花絮。偏是無情偏
解舞。被儂留得香魂住。

其二

酒壓春愁春捲絮。春瘦三分。夢也何曾作。幾點枇杷花下雨。花魂蝶
夢飛難度。才把夢兒牢捉住。才要醒時。曉夢無尋處。莫怨無人來
折取。曉花恨草無重數。

腹 瀉 甚 劇

每日十餘次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浙江嘉善縣義務學校校長金贊人先生來函云鄙人之小兒自服嬰孩自己藥片立即見效諸恙悉去食乳如初矣
 鄙人第五子年甫十個月於四月間陡患腹瀉每日十餘次脈速口渴小便減少胃口全失小兒患此困苦不堪幸閱報載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能治小兒各症即向藥房購到藥片與小兒試服不料服後立即見效服用未幾諸恙悉去食乳如



小兒各症即向藥房購到藥片與小兒試服不料服後立即見效服用未幾諸恙悉去食乳如



我就是嬰孩自己藥片

初病皆全愈足見貴藥局存心濟世有益於社會豈淺鮮哉嬰孩自己藥片如尊處無從購買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清 稗 類 鈔

三 百 餘 萬 言

萬 三 千 餘 條

計 八 千 餘 面

訂 四 十 八 冊

分 九 十 二 類

時 宮 帝 朝 禮 考 獄 薦 箴 宗 稱 工 義 謙 才 容 師 經 方 音 胥 乞 物
 苑 德 貢 制 試 訟 舉 規 教 謂 藝 俠 謹 辯 止 友 術 技 樂 役 丐
 氣 第 恩 外 度 兵 吏 知 譏 婦 風 孝 廉 明 情 會 文 迷 戲 奴 舟
 宅 遇 藩 支 刑 治 遇 諷 姻 俗 友 勇 儉 智 感 黨 學 信 劇 婢 車
 地 園 巡 閣 屯 戰 爵 隱 談 門 方 薰 正 狷 雅 疾 著 藝 方 優 盜 植
 理 林 幸 寺 漕 事 秩 逸 諾 閎 言 忠 直 介 量 病 述 術 外 伶 賊 飾
 名 祠 宮 外 教 武 幕 諫 種 姓 農 敬 貞 豪 異 喪 性 鑿 賭 娼 棍 礦
 勝 廟 閣 交 育 略 僚 諍 族 名 商 信 烈 侈 稟 祭 理 賞 博 妓 騙 食

每 部 定 價
洋 十 四 元

得 此 一

書 勝 讀

筆 記 數

百 部

另 製 木 箱

一 只 九 角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請書明籍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不請註明者不登
五 稿不登者不退稿惟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六 稿登後因稿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七 稿登後因稿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八 稿登後因稿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九 稿登後因稿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十 稿登後因稿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正文	正文	封面	底面	地位
	中	中	內面	內面	全面
	後	前	內面	內面	方
	二十八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十二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半
	十元	十四元			面
	三元	四元			四分之一

新張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定 預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全 年	時 期	
	五 十	冊 數	書 價	連 郵 費
	元	冊	內	外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定閱諸君 如有詢問事件 或更改住址 通信時務將 定單號數 姓名 定戶 處在何處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四角半
每打洋四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眼痛藥膏
此乃上等眼藥比之各種眼藥水優勝多矣且用法簡便不假人手凡患眼痛眼赤眼皮腫火眼爛眼瞼等搽以此藥無不效驗如神請試之